今文周易演義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繫辭上傳 傳去聲

本義无經可附非謂如彖象傳附於六十四卦如今文也乃謂不曰彖象而總曰繫辭者以无彖象辭可附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尊卑猶言上下乃健順之由也定者各居其所之謂○言陰陽成形之大者為天地而天尊地卑尊者確然而在上健之義也卑者隤然而在下順之義也乾坤之理具於實體者

如此則易中之卦純陽至健而爲乾純陰至順而爲坤者於此而定矣八卦皆然獨言乾坤者舉一以例其餘耳抑亦以諸卦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高兼天地人物而言如尊卑君臣上下長幼大小夫喬之屬皆是也陳列也位者以序而列之意○法象在天地間等類不一故有居下而爲卑者矣有居上而爲高者矣或卑或高雜然陳列而易之貴賤即此位焉蓋一卦之體外爲貴而內爲賤六爻之分乘爲貴而承爲賤其位次各有所存而不亂亦若卑高之陳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斷音鍛

常猶常道常理之常言其性之一定而不變也斷分判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爲開闢爲發舒爲流盪而其動有常其屬乎陰者爲閉藏爲收斂爲停蓄而其靜有常也雖其互藏之宅間發之時未必无相涉者然非其常矣是以易中卦爻之陽而性動者稱乎剛陰而性靜者稱乎柔凡其奇耦以爲贏消息以趨時者皆即此而判焉蓋性之有動靜由稟之有剛柔故其爲類如此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者情動之始物則指人而言之也類聚則群自分對舉之互文也生謂生於善惡○言天下之事情有善惡

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物類亦有善惡而同道同惡以群而分此陰陽消長自然之理也易之吉凶實肇於此蓋卦爻占決之辭有時之息事之當而吉者即事物之善而惠迪者也有時之消事之失而凶者即事物之惡而從逆者也言吉凶則亨利无咎以及悔吝之屬皆在其中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見音現

成者陰陽變化而成也象形即變化所成之體○陽氣之輕清者爲天而不一於陽代明爲日月森列爲星辰作止推遷而爲風霆寒暑有以成輕清之象也陰氣之重濁者爲地而不一於陰流峙爲山川發育爲動植各

一其性而爲水火土石有以成重濁之形也凡此皆實體之變化而易之變化即見於此矣蓍策所揲之卦爻變化无方陽窮於九則退而化以爲八即象形之陽化爲陰也陰窮於六則進而變以爲七即象形之陰變爲陽也○此一節言易之爲書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而吉凶變化无所不備然皆非聖人私智之爲也不過因陰陽之實體而摹寫之耳學者即此而參以邵子觀物之法焉則易之學廣矣胡氏以畫前之易爲言蓋即朱子所云未畫之易但於本義不合耳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循互也摩摩戛也盪推盪也○此言易卦之變化乃

成易之由與上文所謂變化者其指自不同也言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畫奇偶以象之是則剛柔之謂也然立象盡意變化无窮故以一剛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太剛少柔以一柔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少剛太柔而四象生矣太剛交乎少柔而乾兌生少柔交乎太剛而離震生少剛交乎太柔而巽坎生太柔交乎少剛而艮坤生而八卦成矣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變化之見於小成者也乾兌離震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為三十有二之陽卦巽坎艮坤之上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為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六十四卦成矣所謂八卦相錯因而重之乃變

化之見於大成者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貫咸剛
示吉凶變化无不在其中矣此節正指橫圖而言乃聖
人作易之事然畫卦時一每生二初无摩盪之實此云
摩盪者特假借以明其意耳亦猶揲蓍之言參伍錯綜也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謂易卦之變化如此非承上
節變化而言也下二節放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風亦云潤者承雨而言爾猶記所謂煖之以日月也一
者循環不窮之謂○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
擊而爲雷霆則雷之奮迅者也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
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雨則氣之和暢者也鼓之云

者震驚發洩而時氣以動潤則披拂絪縕而時氣以洽矣日陽精明於晝月陰精明於夜二者運行而升沈晦朔代明不窮也寒者陰之肅於時爲秋冬暑者陽之舒於時爲春夏則又屈伸相感而如環无端焉凡此皆成象之實體而易理之著見也蓋八卦之象橫圖之位圓圖之運於天象各有所似故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絪縕无極二五爲之根柢範圍而萬物生焉陽而健者乾之道也乾道之凝聚則成男體一而實陽之氣也性動而健陽之理也在人則爲父爲夫在物則爲雄爲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陰而順者坤之道也坤道

之凝聚則成女體二而虛陰之氣也性靜而順陰之理也在人則爲母爲婦在物則爲雌爲牝而凡女皆坤之所成矣此又成形之實體而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二篇之剛柔皆有合焉亦易理之著見也○此二節承上言易書之作因乎實體故其既作而實體之間无非易理之著見也蓋凡造化之所有皆易書之所有此所以爲著見而流行變化之妙非觀物者不能識也獨舉變化一端而天地卑高之類因可推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管也始初也始而曰大謂其全也作造也成就也○此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雖乾坤一定之分而其實有相

須之功故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氣以肇其形理以帥其性時雖无質而胚胎朕兆已成於一施之初矣其成也坤皆有以作之氣動而有所成理行而有所主莫不承乾而醞釀時化以終其事矣蓋凡物之爲男女者莫不皆然乃陰陽之不能相无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音異下並同）

不難之謂易不煩之謂簡○物不自始而乾以始之又且无所不始物不自成而坤以成之又且无所不成若難且煩矣然乾健而動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化即動初无艱深留滯之勞何易如之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故承

氣以成形因理以成性不過就乾之授大始者而溫養成就之初无所區畫增益於其間也已不勞而事不擾何簡如之此乾坤生成之妙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言人存心以健一主乎理而不為私意之所累則无艱深險阻之蔽而其易如乾矣應事以順惟循乎理而不為物欲之所擾則无私智紛紜之為而其簡如坤矣易則光明洞達入无所藏而出无所蔽雖庸人孺子皆知其胷中之所存矣故曰易知簡則徑直平順為已既約而為人自便雖愚夫愚婦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矣故

曰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知。則人任其信。聲氣相求而依歸自衆矣。故有親。易從則人樂為用。彼此相資而其行有尚矣。故有功。向使立心艱深。舉動煩擾。則人豈不離心。而功亦安能獨成哉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吾所存之是。而精一自信。始終以之。故其中之所存者。可以至於久而不變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吾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為巳之能。故其外之所行者。可以至於大而益弘也。然謂

之可則僅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焉者爾或問有功可大之別蔡氏曰有功者因人協力而事功有成耳猶未能兼天下之力也由是則天下之聞風者无一人之不至而吾之所兼者无一善之或遺矣以天下之謀爲已之謀其謀不亦廣乎此有功可大之別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久大而僅曰可雖未能如聖人之純亦不已巍乎成功然涵養之力深則非日月之至克拓之勢順則非淺狹之功是乃盛德大業之階而去衆人遠矣此致曲之功守而未化之地所以爲賢人之德業也按自易知而下乃易簡之後所必至者此特細推而漸言之非有等

級之相縣爲學者則致之次第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承上文言自可久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益醇乎醇而與天地无二致矣是以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蓋存理則易循理則簡故易簡者理而已矣既能易簡而又造其極則天下萬殊之理莫不貫通於吾心統會於吾身而天地之所以與我者无不盡矣是故可以成人位於天地之中與之並立而无歉也○此二節言兼體乾坤之德者由賢入聖而直與天地同體猶中庸自戒懼而位育孟子自信善而聖神者也
右第一章

本義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指前四條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指中二條人兼體之指末二條乾易坤簡故曰分人易且簡故曰兼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繫音係）

聖人文王周公也設陳也設卦與末章不同舉卦則爻在其中矣象謂卦爻本然之象辭謂卦爻辭吉凶所包者廣詳見首章○此承上章而言伏羲畫卦則吉凶之理已寓於圖畫之中矣然非末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周公蓋有憂之於是取伏羲所畫之卦就圖所出而陳設之使卦爻燦然如指諸掌然後從而觀之以審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凡象之具於全體一節之間者无

不有以見之詳焉則伏羲之意洞然於二聖之心矣由是因其時位繫卦爻辭以明全體一節之吉凶而示人以趨避之方是以百姓之愚亦可與能而易之用廣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推通回反又音吹

此推聖人繫辭之由言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蓋卦爻之間九爲剛凡剛皆柔之所推也六爲柔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往來迭居初无定在如此夫剛推乎柔則柔變爲剛柔推乎剛則剛化乎柔而變化於是乎生也是其變化之間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无不具焉則所謂吉凶者固已寓於卦畫之中矣聖人觀象而繫辭其不以此也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憂慮也。虞。安也。如家禮三虞之虞。此所謂象。猶云彷彿之意。非觀象之象也。下放此○此申觀象繫辭之意。而以人事明之也。言聖人作易。因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據有辭之後而觀。則卦爻吉凶悔吝之辭。乃人事失得憂虞之象也。蓋人之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追訟前過而爲悔。安意肆志而虞。則終召恥辱而爲吝。此易之辭。所以爲事變之象也○本義末二句。蓋以發明上節之意。非正解本文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者也○此一節。申剛柔相推之意。而以造化明之也。言卦爻陰陽。相推而成變化者。乃進退之象。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者。乃晝夜之象也。蓋退極則漸長。而發舒於貞靜之後者。謂之進。即柔之變而爲剛也。進極則漸消。而歸藏於流行之餘者。謂之退。即剛之化而爲柔也。晝者。陽明用事而萬物照臨。即剛之顯著也。夜者。陰暗用事而群動宴息。即柔之幽冥也。蓋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其顯晦之最見者。莫如晝夜。故特指而言之。蓋剛主進而柔主退。剛必明而柔必暗故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九六之變化也三極理也故不謂之象而謂之道然其義則與象无甚異也○言剛柔變化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是則所謂動也謂之三極之道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初无一定之拘是則天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五上二爻既當乎天則其或爲剛即天道之陰變陽也或爲柔即天道之陽化陰也此五上之動所以爲陰陽之迭運也推而至於三四初二莫不皆然蓋其所以爲極者雖有不同而其仁義時措剛柔交錯則未始有異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兼陰陽有陰陽則有變化後章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

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者皆謂是也然自卦爻而析言之則爻各一道而太極本然之妙无不各具於其內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卦爻而統言之則六爻道而三極大中之矩又皆周流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至於二爻之中或皆為九或皆為六則九為陰變六為陽化亦莫不有變化之道存焉蓋太極之妙其大无外故无往而不相值也○此以上言聖人繫辭之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樂音洛

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之意居

而安。猶孟子所謂居之安也。易指卦爻。樂者有契於心而无厭斁勉強之謂。樂而玩者。心所愛樂而反覆潛玩之不置也。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无不具焉尤在所當玩也○此泛言君子學易之事。猶中庸戒懼之功也。言其身居處安固而不遷者。在易之序。蓋觀其陰陽消息剛柔往來之次第。以為進退出入之度。而无終食造次顛沛之違也。其愛樂玩味而不置者。在爻之辭。蓋觀其假象明理稽實待虛之精藴。以為悦心研慮之資而有優游涵泳厭飫之趣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靜也。非居安之居。蓋指未筮時而言也。動則以蓍問易矣。變。即象也。占。即辭也。所異者。未筮既筮之別耳。其所謂變。即卦爻之當動者也。詳見下傳首章。祐助也。○此詳君子學易之事。而并言其效。乃工夫之最要者。猶中庸慎獨之功也。言君子之於易。當其靜而未筮也。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則凡失得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由。皆其心之所會也。及而動而既筮也。觀當動之卦爻而玩其占。則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占之決。又皆措諸事焉。如此。則動靜不違。而居安樂玩之功无間矣夫學乎易。即合乎理。合乎理。即順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受百順之福。而有逢順之利也。○此二節言君子學易

之事。蓋以明易之用。而又以見君子不負聖人作易之心也

右第二章

本義聖人作易。指前四條。君子學易。指後二條。之事二字。通承聖人君子而言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分言卦爻辭之通例也。卦本陰陽而成質。故有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所以像造化之運。而擬事物之理者也。彖辭則統而言之。稱名取類。以擬其形容。莫非卦。畫之似。卦材之宜也。爻雜剛柔而為用。故有變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莫非因爻畫之值。而適

隨時之義也。爻辭則析而言之。支分節解。以覩其會通。莫非因情而遷因動而效者也夫彖言乎象語意峻潔而渾成。爻言乎變條理精密而疏暢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民行所由以濟也要之二者皆有象變夫子分屬言之特取其尤切者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吉凶者。卦爻之辭也。其指卦爻失得。即卦爻之所具者也下放此○此一節。合言卦爻辭之通例也言卦爻之辭有所謂吉凶者。乃言乎卦爻之失得也蓋卦爻之中。時位才力。各有不同而失得形焉故凡時之消。位之不當。而才力又不足以濟之。則爲失。失則從逆而凶矣。時

之息位之常而才力又足以濟之則爲得得則惠通而吉矣故彖之吉凶言乎全體之失得爻之吉凶言乎一節之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悔我自尤也理自内出者也吝人尤我也罪自外至者也疵類也○卦爻之辭有自凶趨吉而爲悔自吉向凶而爲吝者蓋言卦爻之中剛柔雜居有向於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則内有自尤之心而悔生矣有向於失雖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則外啓招尤之釁而吝生矣卦爻皆然所以謂通例也无咎放此

无咎者善補過也

善。猶能也。指卦爻所能而言。不曰言乎其者。省文耳。過即咎也〇卦爻之辭。有云吉雖未得而不至於凶。悔亦已萌而不至於吝者。是則所謂无咎也。言乎其善補過者。蓋以象變之中。有以處非其地。行非其事。承乘比應非其人。而致咎者。然其間不无一節之善。一念之良焉則能圖回更改。而補其所過也。此辭之通例。唯節之六三則不可以此例論也〇本義卦爻辭謂卦爻之辭也與總註不同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分布也。易有列之也。下文齊辯皆倣此。貴賤指六位之上下。位。即首節所謂變也〇此言爻畫之通例以申

爻言乎變之意也言爻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焉然列之而等級分明不相混淆者則存乎位而已蓋爻有定位位有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貴賤之列舍爻位其奚以哉按此貴賤與首章不同故本義釋首章曰卦爻上下之位釋此曰六爻之位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

齊猶類也類之則小大俱齊矣卦即象也○此言卦畫之通例以申彖言乎象之意也象之所陳有小有大然定其爲小大而使不相雜者存乎卦而已矣蓋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爲主而陰當用事者其不弱其道

私其類慝而有依阿淟涊之規模則皆謂之小矣以陽爲主而陽當用事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矣此小大之分必於卦而後齊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辯分判也辭非卦爻辭○此言彖爻辭之通例以中吉凶失得之意也言位有貴賤卦有小大而錯綜更迭失得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形耳辯則有別而趨避之途判矣存乎辭者言非卦爻所能而存乎其辭也蓋辭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前斯民之用故能各辯其全體一節之失得而得者言其爲吉失者言其爲凶向

之潜藏於畫象之間者今皆昭著於文字之中矣苟无其辭則吉凶終隱而莫之見也何以濟民行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易憂之也介善惡所分之路也震易震之也介與悔皆易中所有者伊氏曰憂者憂之於先震者震之於後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此亦辭之通例也言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而易辭一遇悔吝則必憂之慮遠說詳而不能自釋者惟恐人之至乎是而欲其遠之也然其所以憂之者无他存乎介而已蓋凡言悔吝則必有介存焉是乃消長當否之間善惡從違之界而悔吝所由以有无者也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在所必克一念之惡

在所必遏。識之蚤而圖之豫。悔吝无自而生矣。若俟其既至而後憂之。則何益之有哉。此申悔吝小疵之意也。卦爻善補過則爲无咎。而易辭一遇无咎。則爲震之齎發警悟而不能自寧者。唯恐人之終於過而欲其補之也。然其所以震之者无他。存乎悔而已。蓋凡言无咎者。无不自悔中來。是乃易窮則變之機。良心復見之端。而過咎所由以免者也。誠能知悔。則怨艾既深而勇於舍舊。覺悟自切而急於圖新。察其幾而致其決。將不終於咎矣。若不能自悔而苟安焉。不將終於咎乎。此申无咎補過之意也。陸氏曰。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

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悔也舉此二端餘可例推矣○此上兩節即卦爻與辭而細論之蓋申上文兩節而發其未盡之意亦通例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音異

其者指卦而言之向往也○此言卦辭之通例也言卦齊小大則卦有小大矣小者卑陋狹隘以陰爲主之卦也大者明通公溥以陽爲主之卦也辭指吉凶則辭有險易矣險者艱難恐懼凶悔吝之類是也易者平正通達吉无咎之類是也然辭之所以險易者則以卦之情所向不同而言蓋小卦之情回互而艱深皆爲人欲之私是以不向於失則向於小疵而凶與悔吝之險辭隨

之矣大卦之情坦夷而明白實乃天理之公是以不向
於得則向於補過而吉與无咎之易辭隨之矣聖人繫
易不過因其自然之象而言之耳豈有意於其間哉言
卦則爻可知矣

右第三章

蔡氏曰首章言盡卦也二章言繫辭也此章則
合卦爻辭而釋其通例易書之旨亦略備矣○
本義卦爻辭分三事而言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此言易道之大以起下
文用易之事也言莫大於天地故凡囿於覆載者皆不

足以擬之。而唯易則兼之齊準。初无彼此長短之殊。何

也。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如下文所謂幽明死生鬼神仁知晝夜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皆是也。易以道陰陽。奇偶二畫。包含變化。彼於是道有以彌綸之。彌者。自其外以統觀。而陰陽生生之妙。无不包括於卦爻之中。是其規模之究竟繫屬者。初无罅隙間斷之可言也。綸者。自其內以細觀。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條悉於統貫之內。是其脈絡之所在。又非混淆錯雜而无別也。夫天地有是道。而易書亦有是道。如此謂之相準。豈不信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象燦然而有章故謂之文地形井然而有條故謂之
理地理之變指分界之對待者而言所謂上下四方對
待之易也天文易見故曰觀地理難知故曰察察者觀
之詳也幽明者陰陽之顯晦也文理者陰陽之迹故則
所以幽明之理陰陽之變是也つ天垂象而文生地效
法而理著皆道之所在也易書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
焉故聖人以易而觀察之即陰陽之循環而觀其晝夜
即升降而觀其上下即對待而察其南北即雜居而察
其高深則天下之理无一而不窮矣由是而知天文之
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陰而幽也而其所以幽者陽之
變而為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陽而明也

而其所以明者。陰之變而爲陽也。知幽明之故則幽明之理窮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原。推原也。始者。終之發端。反。反觀也。終者。始之歸宿。原始反終。聖人以易而原反之也。不曰以者。承上文而言也。下倣此。死生者。人物之死生。而陰陽之循環也。說者理之詳也。○言人物以生死爲始終。而其爲說則理之難明者也。聖人因易以推其始而求所以生。據始以要其終而求所以死。則知人物之所以死者。氣散於殂落之餘。而理隨以盡。陽之變而爲陰也。其所以生者。氣凝於妙合之際。而理隨以全。陰之變而爲陽也。死生之說

豈有不知者哉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物之所受以生而未屬於物者也。物既成。則謂之魂魄矣。魂魄即精氣之神也游者。散而遠去之意。檀弓所謂魂氣則无不之。是也。魂升。則魄必降。故獨舉魂以該之。鬼神者。造化之迹。陰陽之屈伸。而人物之所以死生者也。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始也。精氣凝聚。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爲物矣。及其終也。精氣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爲變矣。凡此皆天地之道。易之所有者也。是以聖人以易而推之。則知爲物者

陰變爲陽。神之來而伸也。爲變者。陽變爲陰。鬼之往而屈也。鬼神之情狀。有不自易而知之乎〇此一節。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由易書具天下之理故也。或曰天下之理多矣。此獨以三者言之。何也。蔡氏曰。此三者。理之難窮者也。於此窮之。則无一理之不知矣。然此自聖人之分而言。亦舉重以見輕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之道。聖人之性。雖若不同。然其爲理。則一而已。聖人盡性。故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窮神知化。善繼善述。立此參彼。而无毫髮之違悖矣。蓋與天地不相似。則未免有違。既似。則何違之有。此二句。一節之綱領

下文乃詳言之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去聲

周。徧也。盡也○此以下。詳言聖人之仁知。以見其盡性而與天地相似也。蓋天高明。其道爲知。地博厚。其道爲仁。此所謂道。則專指仁之見於行者而言也。此皆陰陽之理。而易書具之。故聖人用易以爲知。則聰明旁達。而於萬物之理。由粗逮精。无不各究其極。用易以爲仁。則至恩兼濟。而於天下之人。老安少懷。无不各得其所。知此。則知有實用。而不過於知。旣非蕩於高遠。而不用其中。亦非淪於空虛。而不適於用矣。此聖人及物之仁知。蓋指處當者而言也

旁行而不流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所以處之者，有經有權。故聖人雖欲守經而不可得也。於是爲之稱其輕重，而委曲遷就以處之，因時制宜，隨事觀理，初不膠於一定之常，是則所謂旁行者也。旁行易流也，然行權之中，亦天理之所在，則爲有以合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流於狂蕩變詐之歸矣。蓋聖人不得已而用權，初非假術以濟私也。此應事之仁知，以處變者而言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樂音洛

此言知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默契脗合，與天

爲徒。而自得乎優游厭飫之趣也。命者。吉凶禍福之數。知之則昭融洞徹。命由此出。而自得乎宜合无間之妙也。夫樂天則內重外輕。知命則脩身以俟。見之定。守之固。而凡遇之變於外者。舉不足以累其光大之心矣。何憂之有。胡子所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即此意也。或以命。即爲至命之命。恐於不憂之義未切。更詳之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土。身所處之地也。敦。厚也〇此言仁也。蓋不安土。則自擇便利。而濟物之心亡。故仁不敦。不敦仁。則私意間隔而愛物之體隳。故愛有限。聖人素位而行。无入不得。則

物我不形而天理周流、人及物之心无時而不存矣是安土即敦乎仁也夫既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无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此與上句又自其處已者而言知之盡仁之至也然此亦即周物之知濟物之仁要其極致而云爾非謂聖人之仁知由淺及深而至此然後深且篤也○此一節言聖人用易盡性之事蓋仁知性也聖人仁知合一故謂之盡性所以用易者蔡氏曰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知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爲用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天地之化與泰卦所云天地之道不同道兼地理此則專以氣化而言也○天地之化理氣而已理氣渾淪而无別故有過聖人從而範圍之定爲四時分爲五常使各有節而不過乎中焉蓋極其大而言也萬物之生形性而已形性在物而未成則有遺聖人因而曲成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各得其所而无少欠缺焉蓋極其小而言也此二者聖人贊化育之事盡性而至於命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之道陰陽之循環也必言晝夜者以其循環尤易見也兼者兼晝夜而无偏也與不過不遺爲類知即中庸知化育之知默契之謂也與範圍曲成爲類○天命

之運陽爲晝陰爲夜而其生生之根即晝夜之相繼者也明也生也神也晝之道也晝爲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道也夜爲陰而陰實根於陽聖人妙動靜之德而潛入於陰陽之奧故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无不察也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无不察也此由聖人動靜周流行无轍迹審乘陰陽之道而與之脗合爲一者故其所知至於如此豈特闡見之粗而已哉此窮理而至於命者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易指易書陰陽而言兩在不測之謂神變化不窮之

謂易无方无體言其妙也○此因聖人用易之事而見易書之妙也蓋範圍曲成通知晝夜者聖人用易而无方體之謂也然非易之神易本无方體則不能周聖人之用故即此以觀可見易書之神在陰而又在陽在陽而又在陰所以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而一物兩體初无方所之可名也其易則為陽矣而又忽化陰為陰矣而又忽變陽所以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而變化流行初无形體之可執也此贊易道之妙所謂與天地準者也然獨舉之至命者蓋至命乃窮理盡性之極功於此言之則窮理盡性在其中矣○此一節言聖人用易至命

之事至之爲言到也。命者理性之原也。蓋天地之化命之流行也。萬物命之賦予也。晝夜命之循環也。聖人範圍曲成而通知之。是其所造已到天命地位。而與之爲一矣。然謂之用易者。陰陽在天地間。其氣則爲化。其形則爲物。其迭則爲晝夜之道。皆是物也。陰陽具於易。則三者在其中矣。此聖人之至命所以有待於易也

右第四章

此章首言易道之大。以見其周於用。復言聖人作易之事。以見易之大。亦互相發明之意也。所以有理性命之別者。蓋道一而已矣。自其散殊而言。謂之理。自心所具之全體而言。謂之性。自

本體之自然者而言。謂之命。命即理性之所從出者也。要之聖人窮理之屬。不盡由於用易。此特言其理。以贊易道之大耳。然聖人既由窮理盡性至命以作易。則其用之自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猶一寒一暑之一。迭運之謂也○天地之間。陰陽二氣而已。二氣之運相爲循環。所謂一陰一陽者也。謂之道者。蓋陰陽氣也。道理也。道固不混乎氣之中。而亦不出乎氣之外。故陰者道之體所以立。陽者道之用所以行。動靜无端。陰陽無始。而體用於是乎備矣。故謂之道。

非舍陰陽而別有道之所存也。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蓋道不雜乎陰陽。人不可認氣以爲理。故當離看。道不離乎陰陽。又不可舍氣而言理。故當合看。此言殊有深味。學者所當熟玩而精察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乃詳言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不息之意。靜之終。動之始。如子之繼父也。謂之善者。指天地生物之德而目之。非善惡之善也。成者。凝成有主之意。○此以天命言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續終爲始。以肇其端。氣之方出。而理乘以行也。時則太極本然之體。不雜於形氣之私。而純粹至善。無少疵

類故謂之善此天命之流行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之者精氣凝聚以成其形氣之已立而理隨以賦也時則健順合德之妙已賦於人物之身而隨在各足不相陵借故謂之性此天命之賦予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何莫而非一陰一陽之道哉又嘗析而觀之則繼成者氣也即上文所謂陰陽也善性者理也即上文所謂道也以此觀之則信乎道不離乎陰陽矣○周子名惇頤字茂叔宋道州人世稱濂溪先生作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程子兩程也大程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世稱明道先生小程即頤也各有文集遺書外書諸編文多不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見知字知者之知二知字並去聲不知之知知字鮮上聲

見之之之指仁知謂之之之則指道而言也謂之仁知者隨其所稟之偏而各謂道止於此也其曰仁知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之仁知也君子之道仁知合一之道也○此承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一陰一陽之道其於人稟者如此蓋性出於天本无不備而寓於氣質鮮有不偏故有稟陽氣之多得陽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動者則仁有以掩其知而爲仁矣 仁者溫良博愛不能私其身不肯藏諸用而念慮常發於感物而動之餘是以見道之流盪發舒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

以仁為道之全而不知仁之外又有知也有稟陰氣之多得陰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靜者則知有以掩其仁而為知矣知者疏通知事以有為為應迹以及物為餘功而機緘常藏於寂然不動之中是以見道之隱默貞固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以知為道之全而不知知之外又有仁也至於百姓之愚所稟不純故其日用之間非不囿於仁知之中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復知有所謂仁知矣夫仁知既蔽於一偏百姓又緊乎未聞此君子仁知合一之道所以終鮮其人也然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无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

諸語助辭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用如妙用之用藏而曰用者言所藏乃有用之物對後日而言也○此一節承上文言人稟之偏而在造化則无不全也蓋天地之間大化流行方其動而陽也自无而有而顯其生物之仁於德爲元亨於時爲春夏氣之運也理之行也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无而歛其生物之用於德爲利貞於時爲秋冬氣之立也理之成也造化出入之機蓋如此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又承上言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而其所以鼓之者无思无爲非若聖人必胡其心思

而後能厚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是非聖人不如天地。其分則如此也。必言聖人者。舉德業之至者。以著天地之尤至耳。夫仁者德之發顯。仁而萬物以出。則德盛矣。用者業之本。藏用而萬物以入。則業大矣。然皆出於无心。則雖聖人之德業。亦不能及。故以至哉贊之。非德業盛大之外。別有所謂至也○本義機者弩之機括。緘者。絲之總結也。機一發而弩即至。緘一引而絲即舉。造化伏藏。而後來生化之端。皆由此出。如弩機可以觸發。絲緘可以順挈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申說上文盛德大業之意。言藏用內也。今反謂之大

業顯仁外也今反謂之盛德何也蓋方藏用之時收萬物之生意而盡藏於靜翕之中不特一物之藏而已此雖未發於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則爲有以立天下之有敎萬化之原而機緘一洩其功不可量矣故謂之大業蓋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則外之所發可知矣方其顯仁之時引生意之肇端而浡然有无窮之妙不特一時之顯而已此雖發於外者然必中之所蓄充實深厚然後施之而不窮故觀其外之所顯如此而知其根本之有餘積也故謂之盛德蓋發乎外者本乎內其外如此則內之所存可知矣向使積之不厚則其發必小外有未弘則所積亦微此內外相符之機陰陽互

根之理也○此二節以化機出入言陰陽之道也蓋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藏藏而復顯如環无端是則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要之亦因繼之者善而發其未盡之意然彼以天人分陰陽此於造化見陰陽又自有不同也○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長安人也世稱橫渠先生

生生之謂易

孔氏曰生生者不絕之辭○此以造化物理言一陰一陽之道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往來相禪生息相吹在造化則消息盈虛在人物則作止榮悴之類皆是也謂之易者陰生乎陽則无者倏然而有陰易而爲陽矣陽

生乎陰則息者又忽然而消陽易而為陰矣此其更革靡定代換无常不可拘滞所以謂之易也夫陰而生陽則道行於陽陽而生陰則道具於陰生生不窮是則一陰一陽之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之序言一陰一陽之道也萬物之始體質未明所可見者彷彿端倪之微而已以其輕清而未形故謂之乾此屬乎陽而道之用所以行也及其既生體質已具則造化之詳密者皆可見矣以其重濁而有迹故謂之坤此屬乎陰而道之體所以具也自微而著所謂一陰一陽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數者。七八九六之數也。占。謂占卜之占。變者。人事云爲之迹也。事。謂事業之事○此以人用易之事。而明陰陽之道。蓋因造化以及易也。人當事來。抱蓍問易。必極數以求所值之卦爻。而知未來之吉凶。所以審趨避之途而決其事也。故謂之占。占者。卜之於未成事之先。斯道方見於人謀而未定。陽之屬也。及其既筮之後。吉凶已明。於是推行於云爲之際。而善應不窮。則有以定天下之業。而成其占矣。故謂之事。事者。行於既得占之後。斯道已措於事業而有定。陰之屬也。此皆人事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張忠定公名

詠字復之宋鄄城人忠定其謚也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道之妙用以結上文之意言二氣迭運而一理行乎其中欲以陰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陽也欲以陽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陰也蓋自繼善成性之大以至極數通變之微莫非陰陽而太極之全體无不在焉是乃於穆之妙天載之精初不滯於方體之中而特超乎形器之外不謂之神而何哉此即陰陽之所以循環无端者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右第五章

蔡氏曰讀此章者當知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亦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其統體而神其妙用也章内所載名目皆以理言而易書卦爻即以摹寫此理讀者黙而識之可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音扶下並同

易指易書廣以量言中之所含容也大以質言外之所包括也禦止也邇近也遠邇者地也靜謂不待安排正謂无所偏缺○此賛易之廣大而形容之言易之爲書其内則含蓄无涯其外則包括无外乃至廣而至大者也蓋易書所具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徧體乎事物

以言乎遠則雖八荒六合之外皆此理之流行貫徹而充足有餘蓋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以言乎邇則雖心目几席之間即物理存初不假安排布置之勞而莫不端正无偏缺也以言乎天地覆載之間則萬事萬物統體一陰陽一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凡精極无形粗極有象盈滿於其間者此理无不備矣夫天下无理外之物則亦无易外之理故其廣大之規模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乾坤亦天地也必曰乾坤者以專直翕闢皆性情也下云天地則以形體言矣先言靜者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廣大指乾坤而言

○此一節言乾坤之廣大以見易之所以廣大也以乾言之方其靜而利貞體與坤別則生物之心確然專一而不貳及其動而元亨用與坤交則生物之用浡然直遂而不撓此其所以一氣流行瀰漫充塞而无空缺虧欠之處也乾之大不於是而著見乎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韓氏曰翕斂也○以坤言之方其靜與乾別而利貞也翕然凝聚而資生之妙收斂无遺及其動與乾交而元亨也豁然開闢而效法之功發達无隱是以能承天時行包容虛受而无遺洩滲漏之病也夫乾坤之廣大不外乎陰陽而易書之作正以道之故其廣大亦猶是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此廣大與上文廣大同變通以下三者皆廣大中之目因言廣大而及之也配者相似之意非配合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義謂名義之義○此一節言易之所有配乎天人以明廣大之實也言廣大莫過乎天地而易之廣大有以配之其蓋萬物之變冒天下之道猶天之包括无外地之承受无遺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有以配之其陰陽相易往來不窮猶寒暑相推氣化相禪也此易畫之有所似也至於卦爻之辭隨其剛柔之義而發揮之是以有陰陽之義而於日陽精明乎晝月陰精明乎夜者又各有所似焉

此易辭之有所似也。此皆配乎天道者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賜音

至德在人易簡之德也○此亦以易辭而言。卦爻之剛者所言皆本乎健坦夷明白易之善也卦爻之柔者所言皆本乎順要約徑直簡之善也所以配至德者蓋人以健存心則至易而不難以順處事則至簡而不煩孫足以配之也此易之配乎人事者也觀此四者則廣大之實明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音符

此贊易書之至而即聖人用易之事以見之也理之得

於心者謂之德見於事者謂之業德業之崇廣者甚過
於聖人而其所以崇所以廣者則於易而得之故可以
見易之至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去

崇者高明超卓之意卑者切近精實之意效法猶言配
合非謂倣效取法也○此推德業崇廣之由也知者心
之神明理之所以妙而爲德之地也禮者事之節文理
之所由約而爲業之本也然皆具於易書之中聖人窮
是理於心則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而識見超邁其
知崇矣措是理於事則務履德之行謹執禮之細而踐
履篤實其禮卑矣然豈特尋常之崇卑而已哉天體高

明覆於萬物之上而聖人之知超乎萬物之表則其崇如天地體博厚載於萬物之下而聖人之禮切於萬物之實則其卑如地崇卑各極其至如此則德安有不崇而業安有不廣者乎故下文遂言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者陰陽之變凡造化之運行者皆是也道統體義條件門者物之所從出也○此正言德業之崇廣也先言天地以起聖人者承上文效天法地而言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二氣推遷五行順布而陰陽變化於其中矣此天地之所以有盛德大業也聖人知崇如天則察之精而成性之極於高明者存存而不蔽禮卑如地

則由之盡而成性之敎於切實者存存而无間矣由是率而行之以爲事物當然之道則以一貫萬而順應不窮行而宜之以爲事物裁制之義則因時處宜而流行不息亦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夫道義得於心則日新月盛而德崇見於事則日積月累而業廣非德崇業廣而後道義出也然必由於窮理而知崇循理而禮卑是皆得之於易也其周聖人之用如此此其所以爲至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文王也。見。者於卦中見也。擬者。比度之意。物宜。猶言物類。自諸卦而統言之。則曰賾。自其各有所取而言則曰物宜。其實一也。胡氏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巳定。二其字。皆指賾而言○文王作易。觀於伏羲所畫之卦。見其中所具陰陽純雜之象。紛紜錯綜。賾而不紊。故於繫彖之時。比度其形容。而擬其所取之類於先。於是即其所擬。肈之卦下。以象其物之所宜。取彼此相肖。虛實相形而象之得名。以其象天下之賾也。此指文王繫彖而言。即前三章所謂言乎象者也。或以爲伏羲畫卦。失其旨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斷音

此聖人指周公。天下之動。謂易之所有。如涉川婚媾之類是也。會通。會中之通也。蓋衆理所會。觸處難行。然其中必有一途可行者。是則所謂通也。行。如推而行之之行。典常也。禮。理之所當行者。即所謂通也。據理而言曰通。自聖人立法而言曰典禮。其實亦一也。三其字。皆指動而言○六爻之中。莫非事物變動之故。而常變內外。紛然不齊。乃天下之動也。聖人有見乎此。於是統觀衆理之會。而於會之中。又詳其理之可以通行无礙者。立爲經常不易之法。而措諸天下之民。然後於爻之順乎典禮者。繫辭以斷其吉。而使人知所趨。逆乎典禮者。繫

辭以斷其凶。而使人知所避。則為有以效天下之動。而待萬變於无窮矣。此所以謂之爻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烏路反

上原爻象所由立。此言其為至理所寓。以起下文擬議之事也。言文王因天下之賾而立象。則象言天下之至賾矣。周公因天下之動而繫爻。則爻言天下之至動矣。若此者。宜若可惡而可亂也。然物宜之象。皆本於陰陽之理。理一。則有以齊其賾。而意味深長。玩之而不厭矣。何惡之有。吉凶之斷。唯觀其會通之理。理一。則有以一其動。而隨事各當。有條而不紊矣。何亂之有。此易之所

以可用。而人之所當擬議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比度也。議。商確也。皆兼動靜而言。二之字。皆指象爻也。變化者。言動時措之宜也○此君子體易以妙其用之事。承上言象不可惡。爻不可亂。則言動之理。盡於易矣。是以君子將有言動。不敢苟焉以自肆也。必由象辭以明其理。而定心極於其先。由變占以決其機。而審趨避於其際。然後從而言動焉。所以然者。正欲成吾身之變化。而使言動之間。淺深。詳略。行。止。弛。張。无所疑滯。而各得乎順應之妙爾。此君子之言動。亦不可得而惡且亂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文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該甚廣。此獨以言行釋之者。朱子以為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是也。君子。指在位者而言。居其室。猶鶴在陰。出其言。猶鶴之鳴。遠近之應。猶子之和。善則有好爵之意。應則有靡之之意。善與不善皆本中孚而言。誠偽之分也○言君子居室之間。雖非大廷廣衆之際。然使其言根乎實心。符乎實理。而有一誠无偽之善。則能有以感天下之心。而千里之外。聞者莫不悅服而應矣。況在輦轂之下。而聽聞真切者。有不應

乎不善反是。在言如此。則行可知。故下文又幷行言之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行二）

（孚並去聲下同見音現）

此以下。皆兼善惡言之。而此五句。即言行感通之速。而明其在人爲甚切也。君子之言。如命令告戒之類。動於心而宣於口。乃出乎身而无與於民者。然心聲一著。而天下皆屬耳焉。未始不加乎民也。君子之行。如威儀政事之類。始於家而著於朝廷。乃發乎邇而无與於遠者。然風教所被。而天下皆屬目焉。未始不見乎遠也。於此見君子之言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戶之樞。樞動而戶闢。如弩之機。機動而矢發。不容有頃刻之停焉。感通

之速如此。此其所以當謹而不可忽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主者。對賓而言○承上言樞機之發而善。則遠近應之而榮。是善爲榮之主也。發而不善。則遠近違之而辱。是不善爲辱之主也。榮非自榮。辱非自辱。由吾善惡有以召之。故謂之主。蓋從違在彼。而善惡在我。彼爲賓而我爲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即感通之理而極言之。蓋天地雖大。吾身雖微。然於穆不已之誠。實與我相爲流通。故言行而善。則以誠感誠。而和氣致祥。有以動天地之孚祐。不善。則僞與誠反。

而乖氣致異有以動天地之譴責是一啓口動容之間而邪監簡閱无毫髮爽非但爲人榮辱之主而已也夫言行在人其小關榮辱其大動天地如此則君子可不愼其所發以中孚爲本而召榮求福乎○此一節釋中孚九二爻義然其立言不盡與周公同要之亦發其蘊耳即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處上聲斷音鍛）

臭者氣之總名○君子大同之道不係於迹而係於心故始而觀其迹則有出而仕者有處而隱者有默而晦者有語而言者若不同矣然要其終而論之則二人者

各得其分。各安其義。能以中正相孚。而讒邪間隔之訟无自入焉。如利刀之斷物。迎刃而解。雖堅如金。亦可斷之而无難矣。其心既同。則言論之間。莫非中正之發。是以彼此互覺其有味。而不嫌於出處語默之殊。如蘭之馨香可愛也。此釋同人九五爻義。初若不同。有先號咷之象。後實无間。有後笑之象。要之亦大略相似而已。學者不可泥爻辭先後二字。而失夫子之意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言動。當求其心之同。而不必於其迹。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錯音措

孔氏曰。錯。置也○此與下句。即象而先釋之。言安貞者

莫如地故錯物於地則已安已固亦云可矣況又藉之以茅則安固益至其何傾覆之有是其心不以安固爲可而猶慮其危且顛必欲置諸久安極固而後已故以爲慎之至也蓋錯物而不於地則肆而不慎止於地而不用茅則慎而未至故必兼此二者而後爲至慎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夫音扶

慎猶守也斯術藉茅過慎之術也○承上言茅之爲物甚不如蓍蓍不如蘭甘美養人不如五穀初非鍾天地之瑞爲草類之秀者是其爲物至薄也然用之以藉物則所以表敬慎之心免傾墜之失者皆賴焉是則用之

可重也。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愼之至而无咎也。苟能守此至愼之術。施諸言動之間。必審而後發。審而後行。則一言一行。各當於理。而可以无悔尤矣。其何失之有哉。即此爻而擬議之。則愼不容於不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方勤於事之謂勞。伐。誇也。事成而有利於人之謂功。德。如德色之德。不德。不自以爲德也○此即勞謙之事而贊美之。言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而爲王馳驅。爲民經營者。勞之謂也。及其事既成。而澤在生民。功在王室者。有功之謂也。然且以爲職分之所當爲。而處之歉然。既不以勞而誇示於人。亦不以功而偃然自負。則其器度優

遠識量深厚而非淺薄之士所能及矣此所以爲學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下去聲

此釋爻辭勞謙二字之義言所謂勞謙者正言其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以之下人者也上文蓋泛言之此方指三而切釋之也

德言盛禮言恭

德謂理之得於已者言猶念也如永言配命之言○此原九三勞謙之心言三之所以勞謙者正欲其德之存於中者一毫不存萬善咸備必求日進於聖神之域而不安於小成也其於禮之見於外者則又欲其合於端

嚴中於矩度隨其所接而不涉於慢惰倨傲之私焉君子之立心固如此也夫德言盛則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而自无傲之可言禮言恭則唯恐內失己外失人而自不至於傲此其所以勞而能謙也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有終之義言三之勞謙雖非為固位之計然能致恭則人道所好位自以之而存矣所謂上不疑下不忌而可以長守富貴焉者故謂之有終也苟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則是自貽伊慼而已何位之能存哉擬議於此文嘗以功而下人也

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義見乾卦文言傳即此爻而擬議之則處時之窮者貴乎通變而不可亢以取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亂禍亂也如下文失臣之類孔氏曰階梯也○亂不虛生自言語始故君欲保其臣則納其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害其賢敵國謀其能无以保全其下而失臣矣臣欲自全其身則自爲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肆其讒敵國行其間无以取信於君而殺身矣此皆謀國不密之亂蓋舉其大而言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幾乎

幾事。幾密之事也。害成。害其成也○事關利害。幾伏隱微而時勢所不當洩者。幾事也。夫既謂之幾事。則雖過爲之防。猶懼其幾之已動。而人或得以窺之。若更不密。則人之忌其成而樂其敗。憚其不便而攖其成功者。皆得因其幾而先破之矣。欲事之成得乎。此又要之至要者。蓋通衆人而言也○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安石而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上文三者皆所謂亂也而其原皆始於言語之不密如此是以君子愼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者亦唯愼密其言而已然此亦與爻辭不同蓋彼以行言而此以言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乘也之乘去聲餘皆平聲盜盜情也下言乘器則思奪之慢暴則思伐之皆伺其隙而爲寇所謂情也乘車也○言作易者知寇盜之情以解六三之辭非知盜者不能作也又釋負乘二字之義以爲負者小人无善可用而傭販卑賤之事乘者君子有德可尊而寵錫榮顯之器是其爲類有不可同年

而語者。豈可使小人竊于陰。據以爲名器之辱哉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伐者。聲其罪而奪之也○承上言乘爲君子之器。則雖君子乘之。乃稱其德而壓衆心。故可以免盜。若以貪販之人而乘是器。則才德不稱。處非其據。適啓謀利者攘奪之心。而盜斯奪之矣。且以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其上。暴其下。可攻之釁。既自我開。則謀利者。因得借以爲辭。而伐之矣。安能久有其位乎。此盜之情也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此盜字。與上下文異。蓋對淫而言。謂偷也。冶。如陶冶之冶。謂習其容也○此泛言物理。乃承上起下之辭。藏之

盜矣。盜无自生，若慢其藏，則有以啓謀利之心，而人盜之矣。是教人盜之也。容之淡者，淫无自至，若冶其容，則有以啓悦色之心，而人淫之矣。是教人淫之也。此皆禍由已致者，故及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文泛論其理，此則指爻而言之。言負乘而致寇，正猶慢藏冶容而致盜與淫，乃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咎於寇，而歸咎於致寇之人，所以爲知盜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人當度德量力，不可據非其分也。○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此上七爻，發擬議之例，要之亦舉其槩而言耳。又

章首言卦而此不之及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